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卷二

陳垣題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二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五) 元代

元代世界大通。

第七十八節。元代中西交通總序。席摩喀塔以後，班哲明土代拉一人以外，泰西著作家言中國者，無他人矣。迄於元代，混一歐亞。東起太平洋，西至多腦河波羅的海地中海，南至印度洋，北迄北冰洋。皆隸版圖。幅員之廣，古今未有。征服民族之衆，難以數計。通蒙古語，即可由歐洲至中國，毫無阻障。驛站遍於全國，故交通尤爲便捷。藉蒙古人之勢力，中國人之軍隊。得從敘利亞。東方之商賈星卜，輻集於伊兒汗之國都。西歐之欽察阿蘭幹羅思等軍隊，得駐紮太平洋濱。東羅馬西羅馬及日耳曼之遊歷家，商賈，教士，工程師等，皆得東來，貿易內地，自由傳教，掛名仕版。東西兩大文明，支那系（中國高麗日本安南皆屬此系。）與希臘羅馬系，（今歐美各國皆

屬此系。) 以前皆獨立發生，不相聞問，彼此無關者，至此乃實行接觸。由元至今，演而成今日之文明狀況。法國前世紀之東方學者萊麥撒 (Abel Remusat) 論元代世界大通，東西文明接觸，所發生影響，最爲洞澈。吾可節錄之如下：『蒙古人西征，將以前閉塞之路途，完全洞開。將各民族集聚一處。西征最大結果，即將全體民族，使之互換遷徙。不獨堂皇命使，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名之商賈教士，以及隨從軍隊者，尙不知凡幾也。王公大人，往亞洲之中心者，有仙拍德 (Sempad) 小亞美尼亞王 海敦 (Haithon) 卓支亞國 兩大關 (David) 王，俄國大公 雅羅斯拉甫 (Yaroslav) 等。意大利人，法蘭西人，福雷銘人，(Flennings) (法國西北部) 皆有充大使往蒙古大汗都城者。蒙古貴人有至羅馬，巴塞羅那 (Barcelona)，瓦倫西亞 (Valencia) (以上三城，皆在西班牙國東境) 里昂 (Lyons) 倫敦，及腦桑姆敦 (Northampton) (在英國中部者)。那坡利港 (Naples) (意大利南方商港) 方濟各會士 (Franciscan) 有充北京總主教者。其人死後，有法國巴黎

大學宗教學教授繼其任。以上皆有名人物，見於記載者也。其他不知名之人，爲謀利，或好奇而往東方者，其數豈可勝計乎？歷史上偶爾留數名尙可舉出也。英國人某，在本國犯罪，流至亞洲，執役於蒙古軍中，嘗充韃靼大使，往匈牙利王廷矣。福雷銘地方之方濟各僧人（指盧白魯克）在蒙古和琳都城，見梅次（Metz）（德國西南羅倫 Lorraine 省城。）地方婦人拍開脫，（Paquette）匈牙利戰役之捕擄也。又見有巴黎之金匠某。其兄在巴黎大橋側，有店鋪。又見有盧汪（Rouen）（法國巴黎西北大城）少年一人，拜爾格拉德城（Belgrade）陷時之捕擄也。此外該僧又見有俄羅斯人，匈牙利人，福雷銘人於和琳。有善歌者，羅伯脫，（Robert）漫遊東亞後，歸而卒於查脫（Chartres）（巴黎附近）地方大教堂內。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記貴由大汗（Kuyuk Khan）廷中，有俄國人一名索繙譯。往時，途間有伯萊斯勞（Breslau）（德國東方大城）波蘭及奧地利之商人伴行。由俄國歸回時，復有基奴亞（Genoese），皮撒，（Pisans）及威尼斯（Venetians）商人相伴。

威尼斯市有二商人，偶因事逗留布哈拉城（Bukhara），遇波斯旭烈兀大王遣往中國忽必烈大汗朝廷之大使。隨之往東方，朝見忽必烈。受命持國書，通聘羅馬教皇。東歸時，携其幼子同往。即馳名世界之馬哥孛羅（Marco Polo）也。其遊記爲研究東方史地不可缺之書。父子叔侄，皆得生歸威尼斯。次世紀，往東方者，更不乏人。讀曼德維（Sir John Mandeville）鄂多力克（Odoric），裴哥羅梯（Pegolotti）威廉包德賽爾（William de Bouldeselle）諸人之書，即可知矣。甚多冒險家，久留東方，死於東方，可無疑也。更有多人，往東方時，無聲名於世。歸後，亦不求聞達於人。然在教堂內，及各地侯王宮廷中，受人歡迎，演講極多東方之奇事異聞也。此等遊歷家歸同時，皆携帶東方各種技術及珍品。自羅馬衰後，往東道塞，中國印度之絲及磁器，久已不見。至是乃又成爲西歐之常見品矣。好奇探險之心，於斯大動。好奇探險者，進化之母也。巴黎大學嘗建議設教授韃靼語言，文字，事情，一席矣。其結果如何重大，觀於科倫布爲欲至馬哥孛羅所言之大汗國，

不期而得美洲新世界者，即可知矣。不寧惟是。回回曆法，由蒙古人而傳入中國。印度數目字，或亦於此時輸入中國。耶穌教聖經新約及聖歌，由汗八里之拉丁總主教譯成蒙古文矣。（吾意以爲漢文而非蒙古文。參觀下文。）西藏喇嘛教之教主，實創自蒙古人。其教乃合佛教規訓及聶思脫里派基督教之儀禮而成。中國人發明之航海羅盤針，亦由蒙古人而輸入歐洲。印度人及中國人用火藥，由來已久。而歐洲人則於蒙古西征後，始得知之。其爲蒙古人輸入，毫無疑義。鈔幣亦爲中國人之發明。由蒙古人而輸入波斯。一千四百五十年時，（明景泰帝元年）意大利遊歷家巴巴羅（Josaphat Barbaro）在阿索甫（Asot）得遇韃靼人某。其人嘗奉使中國，告巴巴羅，中國每年印刷鈔幣甚多也。戲賭紙牌，中國人於一千一百二十年（宋徽宗宣和二年）時，已發明之。最初皆以木版印成。歐洲人最初所玩之紙牌，（Jeu de tarots）其形狀，圖式，大小，及數目，皆與中國人所用者相同。或亦爲蒙古人輸入歐洲者也。（今代麻雀牌大興於美國。事亦類此。）活字版印刷術，同時亦由遠東而

輸入歐洲。中國人之算盤，亦由蒙古人輸入歐洲東部。至今俄國及波蘭兩地不識字之婦女，尚用以計算錢財賬目也。東西兩文明策源地之思想製造，由韃靼人互相交換，至爲有益。中世紀滿天黑雲，使人不得望見天日。至是乃因蒙古遠征，而重現光明。當時戰爭殺人，盈野盈城，似爲人類慘禍。而不知實如天空霹靂，將數百年之酣睡懶病，自夢中驚醒。二十帝國之滅亡，乃上帝自歐洲所取之代價，爲今世人享受燦爛文明之福也。（見 *Memoirs French Academy*, VII 409—419.）至於今日，則青出於藍，而深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中國反遣人至歐洲學習印刷術，製造火藥矣。欲知當時交通之詳情，不可不先知蒙古人在歐洲之武功。言蒙古人在歐洲之歷史者，有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屠寄之蒙兀兒史，柯劭忞之新元史等書。皆經多年之研究而始成，可供考史者之參證。吾今所述，僅其略情而已。至於詳細，則非本書範圍之所宜及。東方軍隊，與埃及人角戰疆場者，以蒙古人爲始。迄於今尚未重見也。摩洛哥國人依賓拔都他由大西洋濱展轉而來中國，觀光泉州

杭州，歸留記載，亦於是時焉。

(一)一千三百四十六年，即元順帝至正六年，英法兩國，戰於克萊細 Crecy 地方。英軍用火藥炮進攻。以致法軍大敗，精銳喪盡。此爲歐人用火藥之始。

蒙古人在歐洲之武功

第七十節。欽察國之征服。蒙古人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歲）速不台 統諸軍征高架索諸部時，始遇欽察人。然至十二年後，始爲拔都征服。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宋理宗淳和二年）拔都歸自匈牙利，建牙於窩爾加河（Volga）下流戴肯脫乞卜察（Desht Kipchak）之地。築撒雷城。耶律楚材西遊錄稱其國爲可弗义。（Kitchak）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寶玉傳載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蠻國，引兵據塔什干。聞帝至，棄城而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元朝秘史作乞卜察。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傳記欽察。謂其先本武平北，哲林川，按答罕山部族。自庫春徙居北玉黎北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

極短，日暫沒卽出。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庫春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櫟，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答曰，『逃鷗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命將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受命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從征蔑怯思有功。率欽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嘗侍左右，掌尙方馬畜。歲時桐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赤。

元史記征服欽察事蹟，甚爲簡略。太宗本紀九年，丁酉歲，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 (Bachman.) 憲宗本紀載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寬甸吉思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跪，何以跪人爲。』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

曰，『我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波斯拉施特 (Rashid-uddin.) 史記，關於征服欽察亦有記載。其言曰，『蒙古諸王會議後，決遣大軍前進。蒙哥 (Mangu.) 將左翼軍，沿裏海傍行，擒八赤蠻 (Bachman.)。八赤蠻爲俄樓烈克 (Olerik.) 族人。欽察國諸首領中，最才能者也。阿速國酋長喀察俄哥拉 (Kachar Ogola.) 亦被擒。八赤蠻軍先敗逃。蒙古軍追之，久不能得。嘯聚逃亡軍士及盜賊，漸復成軍。屢攻蒙古人，擄掠其財物。出沒無常，使之疲於奔命。匿於窩爾加河 (Volga.) 畔深林中，不易擒獲。蒙哥令備船二百艘，每艘載軍士一百人。自將一隊，沿窩爾加河畔，抄掠其森林。其弟撥綽 (Budjek.) 將別隊，抄掠河之他岸。至一地，有軍營遺蹟，爲新近遺棄者。一老婦告蒙古人曰，『八赤蠻退藏島內近處。』蒙古人無船可渡，以追八赤蠻。天忽起大風，刮去海水。蒙古兵涉河，生擒八赤蠻。其從人或被溺，或被殺。蒙古軍盡獲其所有。不傷一卒而還。八赤蠻乞蒙哥親殺之，蒙

哥不從。命其弟撥綽腰斬之。阿速酋長喀察俄哥拉亦同時被殺。蒙古諸王在附近度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元太宗窩闊台皇帝卽位之九年丁酉歲）之夏。夏後，拔都，斡兒達，別兒哥，（Barkai）闊端，不里，科兒康（Kulkan）攻伐博克夏國。（Bokshas）不兒塔斯國。（Burtasses）』（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p. 310.）

元朝秘史關於征服欽察，俄羅斯等國之記載，亦甚簡略，且年代甚不可恃。元朝秘史卷十三載「兔兒年，（十四年己卯卽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再命速別額台（Subtai）勇士，征迤北康鄰（Kankaly）等十一部落。渡亦得勒（Etilia），札牙黑（Jayac）水，直至乞瓦兒縣客兒綿等城。……」

卷十四，再有康鄰，乞卜察，（Kipchak）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Batu）不里。（Buri）古余克（Kuyuk），蒙格，（Mangu）等做後援，征去。諸王內敎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敎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

也都教長子出征。這叫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種，破其幹魯思種城，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蒼魯合臣，探馬赤官，鎮守而回。

漢文元朝秘史譯本，康鄰等十一部落，僅見康鄰，乞卜察，幹魯思，阿速惕四種。其餘馬札兒，(Madjar.)兀巴口古(Ubadjighi)，薛速，(Giesu.)薛兒格速，(Sierkesu.)客失米兒，(Keshimir)不合兒，(Bular.)客列勒等八種，蒙古原文元朝秘史本內則全有之。漢文譯本，皆缺略也。康鄰，元史作康里，乞卜察作欽察，幹魯斯作幹羅斯。馬札兒名見元史速不台傳，又卷一百三十四，闊里吉思傳，今匈牙利國也。兀巴口古(Ubadjighi)今阿伯斯(Abazi = Obeyzy = Abkhazi.)地也。其種人自昔未遷移，今仍居於高加索山系之西，黑海之東岸一帶地。俄國古史稱之爲俄拜奇。(Obazy.)阿拉伯地理家阿伯爾肥達

(Abulgeda.) 稱之爲阿伯克斯。(Abkhazes) 其城在黑海旁云。薛兒格速，(Sierkesu.)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耳柯思，今之乞耳開斯人也。(Cherkesses.) 高僧勃拉奴喀劈尼 (Plano Carpini) 紀行書稱之爲撒耳柯西。(Circasi.) 盧白魯克 (Rubruck.) 紀行書稱之爲乞兒開斯。(Cherkis.) 俄國古代史載蒙古人越高加索山後，征服諸國，喀索起國 (Kassogi.) 在其列焉。法國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謂乞兒開斯族古名爲喀薩喀。(Kassakh.) 至今俄粟特人 (Ossets.) 與明萊里人 (Mingrelians.) 仍稱乞兒開斯人爲喀薩喀。客失米兒即克什米爾，元朝秘史誤列於此也。不合兒，(Bular.) 元朝秘史他卷又稱鋪拉兒，(Pular.) 又稱鋪拉爾蠻，(Pularman.)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不里阿耳，布爾加利族 (Bulgars.) 人也。薛速 (Siesu.) 即窩爾加河下流之薩格新族 (Saksins.) 人也。西曆十一世紀時，回教著作家已有言之者。俄國古史有薩格新族之名。窩爾加河下流，有城亦名薩格新，爲其族之根據地。勃拉奴喀劈尼 紀行書中稱之爲薩格西。(Saxi.) 西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 (元太

祖十八年癸未歲）之末，蒙古人在俄羅斯境內，撒兵東歸，侵掠喀麻河（Kama.）及窩爾加河中流之布爾加利族克之。蒙古兵取道薩格新（Saccasin）境，與成吉斯汗大兵合。一千二百二十九年，（元太宗元年己丑歲）薩格新人最先通告布爾加利人，與俄羅斯人以蒙古大軍，復來侵也。客列（Kelle.）乃匈牙利國王之號，史家誤以爲國名也。他處又作刺刺種。亦的勒河爲今之窩爾加河，札牙黑河爲今之烏拉爾河（Ural.）。乞瓦兒繇客兒綿城（Kiva Mienkerman.）爲今俄國南部幾富城，（Kief.）俄國之古都也。西曆一千二百四十年，（元太宗十二年庚子歲）其城爲蒙古人攻陷。綿客兒綿卽 Manker-Man.之譯音，突厥語大城也。俄國鄂台沙（Odessa.）大學教授白龍（Prof. Ph. Brunn.）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時，攷證幾富古名，中世紀時，確嘗稱曼客爾曼。（Mankerman.）蒙古人之得聞此名，蓋亦有由矣。波斯拉施特（Rashid-uddin.）史記載一千二百四十年，拔都大王征俄國南部時，嘗攻圍綿可兒干（Mingercan.）大城。攻之九日乃陷落。拉施特所記，其指幾富亦極明瞭，

蓋亦曼客爾曼之訛音也。白龍引一千四百七十五年（明憲宗成化十一年）

威尼斯市遣出波斯大使孔達利尼（Contarini）之紀行稱幾俄（Ohio = Kief）城

亦名麻格羅曼（Magroman）ИИ。（參觀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I. p. 300—308.）洪鈞將此一名分作二名。謂乞瓦綿城即烏拉嶺東之求綿，

異域錄作圖敏。客兒綿即今俄克雷木省會星飛洛普爾城。施世杰又謂乞瓦綿

即莫斯科未亞，客兒綿即葛惹里，蓋皆失之遠矣。俄國史家鄂斯克萊聖斯克

（Woskressensk）記當時幾富城陷落狀況云，『拔都先遣蒙哥率輕騎探之，歸

報富庶之況。拔都遣使招降。城中人殺之。蒙古兵至，邁克爾（Michael）大

公爵奔匈牙利國。府尹狄迷脫里（Dmitry）被推爲主，發令守城。拔都大軍

如密雲，飛奔而來，圍城數匝。車聲鑼鑼，駝牛高鳴，戰馬遠嘶。兵人呼聲

震天地，城中人對面耳語，不能相聞。韃靼人達甫路爾（Tavul）爲城中人

所擒，告衆曰『拔都親督大軍攻城，其諸弟幹兒達，（Urdu = Orda）拜答兒

（Baidar）不里，（Biru = Buri）闊端，（Kadan）撥達，（Bechak = Butjek）

蒙古、(Mengu) 貴由、(Kinyuk = Kuyuk.) 等，皆一時勇將，悉隸麾下。J 城中人聞之益懼。然皆決心，奮勇抗拒，冀免於難。死守多日，幾富大城卒被攻陷。狄迷脫里被擒，拔都惜其勇敢之，使隨左右。隳其城，屠其民。狄迷脫里說拔都以匈牙利富饒可征，俄國貧苦，不足以留。衷心欲使去之他故也。拔都征匈牙利之前，復掠窩爾希尼亞省 (Volhynia.) 之烏拉的迷爾城、(Vladimir.) 及格里樞城、(Galich.) 拉的金城、(Ladym.) 喀梅乃資 (Kamenets.) 等城，方再西行。J 111111。 (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I. p. 318-9)

第八十節。欽察人在中國之情況。欽察軍隊在元廷佔要職。世祖時有欽察衛之設。至文宗天曆時，分爲右欽察衛，左欽察衛。皆屬大都府。此外復有隆鎮衛，亦有欽察軍隸焉。欽察名將，在元史上有專傳者，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後追諡句容武毅王。元文類卷二十六，虞集有碑文頌其功焉。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三，亦列之專傳。土土哈之子，牀兀兒後仕至驃騎衛上

將軍，樞密院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牀兀兒之子，燕鐵木兒於卷一百三十八有專傳。以擁立文宗有功，授太師太平王，達爾罕，中書右丞相。順帝立其女爲皇后。元文類卷二十六馬祖常有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苦徹拔都兒，卷一百三十一，完者都，伯帖木兒，卷一百三十三，完者拔都兒，昔都兒，皆欽察人也。

第八十一節。俄羅斯之征服。元朝以前，中國人士不知有俄羅斯也。元史上，俄羅斯之名，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即元太祖鐵木真即位之第十八年，癸未歲，速不台侵掠俄羅斯南部時，始見之。其名作斡羅思部，又作阿羅斯，又作兀魯思，又作烏魯斯。元朝秘史又作斡魯斯。蓋皆譯蒙古語 Orus者。蒙古語中，無西字母 R 音。凡各字之第一字母有 R 者，蒙古人皆加一有音字母於其前，例如 Rus 變作 Orus 是也。漢人語言文字，亦無 R 字母之音。故今人譯 Russia 爲俄羅斯。與蒙古人之斡羅思相類也。古代玄奘法師譯印度王舍城之原音 Rajagriha (City of Royal Residence.) 爲曷羅闍姑利呬城，